

好家风

掖被窝

□ 吴翼民

常常想起冬夜掖被窝的往事。

从前的房间都透风，门缝透风、窗子透风、墙壁透风，连屋顶也透风，那呼啸的西北风就无孔不入在房间里乱钻，自然，御寒的最后一道防线——被窝就分外重要啦。被窝若也成了尖厉之风锋长驱直入之所，冬夜则难熬矣。然而我记忆中的冬夜，被窝这道防线几乎从来没有失守过，所以任尔寒风刺骨，被窝这个小天地始终保持些许的暖意，伴我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冬夜。

自从懂事开始，我就和兄弟合被而眠，先是和大哥合被，大哥到外地上大学后，就和二哥合被，二哥外出读书了，我就和弟弟合被。那时多子女家庭基本都这个格局，男孩和男孩合被，女孩和女孩合被。两人合被而睡，一人睡一头，江南人叫作“困两横头”，北方人称作“通腿儿睡”，文绉绉的则叫作“抵足而眠”。“困两横头”有个规矩，那就是睡前两人必得将脚洗干净了，否则脚臭烘烘的，互相熏人。其实都逢青春脚臭的年龄，真要洗得没有异味委实不易，于是只能在被窝里互相包容容啦。大哥和二哥同我合被而睡时，他们每每会把我的脚丫纳进其胸怀，或者放在大腿中间，目的是让瘦小的我吸收他们的体温，达到御寒的目的，遂使我从来没有脚冷之感。

许多年后，两位兄长次第离开人世，在追悼会上，我面对他们的遗体，会油然回想起童年时代的情景，会有锥心的痛楚——他们曾经给过我温暖，可冰冷的他们永远也得不到温暖了啊！

与兄弟“困两横头”也有缺点，那便是被窝掖不严实，彼此脚稍有动作，就会把对方的被窝口子弄松动了，会让无孔不入的寒风钻进被窝，把被窝里的暖意消降下来。偏偏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在彼此都熟睡之际，于是不知不觉中就被寒气偷袭。这时候，每每会有人悄悄给我们掖上了被窝。他们不是别人，就是我们的父母。

那时我们与父母一壁之隔分房而睡，半夜时分朦胧中经常会听到有人蹑手蹑脚摸进我们的房间，轻轻给我们掖上松动的被窝。其实此时我和兄弟都处于半睡半醒的惺忪状态，就假装睡得香甜，享受父亲或母亲给我们掖被窝的举动，因为被窝松动开来后自己很难掖严实的，唯父母轻柔的动作才能达到掖严实的效果，也只有父母为儿女掖被窝才是最温情的享受，我们兄弟姐妹都有这般切身的感受。一个时期，父母经营一家小面馆，每天清晨三点就会起床，匆匆赶往面馆开门营业。试想，冬天的凌晨是何等的寒冷啊，可为了一家十余口人的生计，他们总是毅然披衣而起，投向夜幕、投向寒风，在临行时没忘了给儿女们一一掖妥了被窝。这时我通常会醒来，在享受父母掖被窝幸福的同时，深深心疼他们的奔波忙碌，心疼着他们瘦弱的身躯会不会让寒风刮倒，他们微薄力量能不能把一扇扇木板排门安全卸下？——清瘦的父亲曾几度让倒下的木板门压伤了身子啊！

若干年后，年迈的母亲来我家小住，正值寒冬季节，每天临睡时我也会给母亲掖一掖被窝，看到母亲眼角隐隐有泪花闪烁，心想自己再怎么难报慈恩于万一啊。在自己女儿成长过程中，遇上冬夜，我也会每天给她掖被窝，如同当年父母给我掖被窝一般，完全是自然而然甚而下意识的举动。我想，这就是亲情的自然流露，用不着提示、没有半点刻意造作！

让人意想不到的，如今我上中学的外孙竟然也懂得每天早起由他父亲送他上学前，会给他母亲掖上一掖被窝。我女儿说起这事，脸上溢满了幸福的色彩，乃知亲情和爱会一代一代延续下去，因为这是人间至美啊！

忆当年

□ 丁汀

每次在闵行的古美新居过大年，总会想起22年前乔迁前后挥之难去的情景……

两间加起来才13.8平方米的卢湾区打浦桥老房子，父母亲竟然一住40多年，养育了一大家子的九个子女，然后又“蓬勃”成50多人的不小家族，倘若在农村倒也是个不可小觑的“丁家庄”呢。父亲是心心念念要回宁波老家的，孰料，母亲却执意不回头，最终成就了一大帮子女宁波籍的“上海人之梦”。众多后辈们至今都在念叨当年“阿娘”的牛脾气发得好（母亲属牛）。

然而，老房子的人丁兴旺，却是难以想象的逼仄和窘迫为底色的，尤其是到了过大年的当口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被分配至崇明农场当了“知青农民工”，每年51天假期，总要攒个10天回家过年。一般到了每年一次“开河工程”结束的腊月廿五六，就会扛起一旅行袋用粮票从当地农民处换来的新大米，或在小镇买的几卷二角钱一卷（10只）的“崇明雪饼”回家。连续好几年的大年三十前后，是我帮家里干年活最忙的日子。哥姐虽多，成家的，出嫁的，外地工作的，插队落户的都有，却没一个在父母身边的。如此斗室，何以有插针之地同住照料日渐衰老的父母？唯独我单身，于是，自然成了家里过年准备年菜的主力“伙头军”。

当年菜场副食品不仅要凭票，还得凌晨摸黑裹着老棉袄去菜场排

幸福新居过大年

队买回节日的配给菜，买回后，我要同时生2只煤球炉烧出“老四样”年菜：黄芽菜烧肉，水笋红烧肉，煮熟2只咸猪头，煎2大盆蛋饺。之所以难忘，是因为做的菜量超大，都得用大砂锅、大钵斗装，无奈吃年夜饭的人多，没有厨房的逼仄蜗居不可能一个一个做小炒菜。当年没冰箱，做好的菜就放在父亲当睡床的小阁楼南端。做完年菜随即就投入磨水磨粉的战斗，用米袋吊起沥干，除夕夜，母亲等着要包好第二天用的近百个宁波猪油汤团……

大年初一晨起，吃过8只猪油汤团之后，即刻准备起来，以对付20来个亲戚的新年第一顿“年夜饭”。时至10点左右，喜气洋洋的亲戚们陆续到来，6.6平方米的灶披间显然是插不下这么多“蜡烛”的，给父母拜年后，大人们就站在后门口的弄堂里互相恭喜发财、敬大前门香烟，小鬼头们只顾吃食、嬉闹……多年来，已成了弄堂里一道“人丁兴旺”的风景。而此时的我是顾不得欣赏“风景线”的烧饭师傅，围上围兜在炉子边上“左右开弓”，偶尔有阿姐帮着扇炉子，在狭小过道里炒菜还时不时得避让走动的邻居。

中午12点光景，近20个亲戚必须分楼上楼下两桌才能同时吃上年饭，经常还有小辈站着吃。我是“伙头军”兼“跑堂”，这时段的狭窄木梯只听到像滚雷般的脚步声响……年夜饭的最后一道菜是铜暖锅，仅有1只，楼上轮不到。父亲独钟此锅，常常自己动手配菜：黄芽菜、细粉、百叶包、

蛋饺等打底，再加入黄豆烧咸猪头的大汤，最后点炭火。当暖锅噗嗤嗤冒着热气被端上油漆已斑驳的桌面时，也是年夜饭结束前的高潮了。一般情况下，一直要忙到下午2点我才能吃上饭。

这样的“螺蛳壳”里做年夜饭的情景延续了好几年，尽管年轻不觉累，但蜗居的窘状至今刻骨铭心。

时过境迁。1997年8月，我终于告别了老房子，乔迁至闵行古美地区的三室一厅75平米的宽敞新居，地标是锦江乐园。首次在新居过大年，大年三十下午就迎来了岳父、小舅、小姨子们一大帮10来个亲戚，再也不用像老房子那样，站聚在后门口，而是坐在客厅里喝茶聊天，互相拜年，吃点心，给孩子们发红包，打牌。晚上放鞭炮、看春晚……奔波了一年，我特别享受在新居过大年，何况我也喜欢热闹过年：释放积累了一年的亲情。

这天，妻子除了备好年夜饭之外，还得把好几床被子从压缩包里拿出来晒太阳，以供午夜守年后亲戚们打地铺。

临近除夕夜的12点，我带领大部分亲戚下楼放鞭炮。此刻，抢先一步的鞭炮声已逐渐密集起来，像煞催着滞后的邻居。零点前后，除旧迎新了，新村的上空响彻震耳欲聋的鞭炮声，硝烟弥漫，足足要半个多钟头才恢复平静。

后来，岳父虽然走了，但是，亲戚们在我古美新居幸福过大年的传统却延续了下来……

老夫老妻

半个世纪的削发器

□ 黄发明

我家有一只与我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削发器。就用这个简易的理发工具，妻子为我理发，至今，我已有50多年没去过理发店了。

1965年的大年初一，我要去女友家拜年。前一天刚出差回到家的我，一大早就去理发店理发，谁知到了理发店发现在我之前已有20多人在排队了。等理完发已经12时了，我抓紧买了礼品，乘了公交车，急冲冲赶到女友家，已是下午一时，他们全家还没吃饭，我又感动又内疚，把原因作了解释，并再三致歉。

吃完午饭，女友去医院值班，我讲好等她下班，一起去逛城隍庙。

城隍庙灯火通明，张灯结彩，人流如织，一派过年热闹景象。在一家卖理发工具的商店里，女友突然叫了起来：“快来看，这只理发工具蛮好，买下来好吗？今后我给你理发，不要再去理发店排队浪费时间了。”我问：“你会理发？”她笑着说，她的一个病人是理发师，可以向她请教。

这只理发工具叫削发器，结构简单，塑料材质，造型别致，像只桃子，色泽米黄，用模压成型的两个桃形塑料片，在两片桃形塑料片中间嵌上一把双面刀片，就成了削发器，可以理发、削发、刮胡子，简易，便捷。

就这样，结婚后，我再也没进过理发店。

妻子为我理发，也是感情交流的机会，岁月感悟的时刻。年轻时，她一面为我削发，一面说：“你满头黑发，又密又浓，这是健康的标志，我要呵护你，健康康活到一百岁”；到了中年时，她一面削发，一边感悟道：“头发一束一束地掉，开始秃发了，很快从头顶向四周发际进军，变为‘顶上沙漠’了，我要为你增加护发营养，推迟谢顶”；进入老年了，她抚摸着我的头顶稀疏的白发，无限深情地感叹：“头发少了，白了，人生进入冬季，我俩要珍惜幸福，白头偕老，欢度晚年。”

是啊，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削发器，从青春到暮年，见证了我们的甜蜜岁月，也见证了我们的共度风雨的人生历程。



坚筠劲节凌霜雪 张嘉兰 作